

中華舞譜志

山西卷

《中华舞谱志》编辑委员会编
ZHONGHUA WUDAOZHI

学林出版社

中華舞譜志

全国艺术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
《中华舞蹈志》编辑委员会编

山西卷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舞蹈志·山西卷 /《中华舞蹈志》编委会编. —上
海: 学林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 - 7 - 80730 - 810 - 2

I. 中… II. 中… III. ①舞蹈史—中国 ②舞蹈史—山西
省 IV. J70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0042 号

中华舞蹈志·山西卷



编 者——《中华舞蹈志》编委会

特约编辑——兰 迪

封面设计——沈兆荣 周剑峰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960 1/16

印 张——18.75

字 数——22 万

版 次——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 000 册

书 号——ISBN 978 - 7 - 80730 - 810 - 2/J · 90

定 价——5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前　　言

21世纪的世界是高科技的世界，亦是平民文化的世界，即是传统意义上所指的高雅文化，当跨入21世纪后也将融会社会而不断向平民靠拢。

人类创造的以人体运动构成的艺术——舞蹈，可说是各种艺术品种中最平民化的艺术样式之一。它将人类的社会生存状态和感情累积投射于举手投足之间，反映出人类社会的文化深度和广度；而中国舞蹈是中国传统的民族民间舞蹈，更是体现了舞蹈的这一特殊功能。这不仅仅是人类有了社会活动便有了舞蹈这门艺术这一基本命题，更主要的是，它构成了人类另一层面最活生生的、充满生机的文化体系和思想体系。长期以来，孔孟儒家一直被认为是中华传统文明的代名词。自西汉以来，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是以儒家为主流，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为支流的统一物。但却一直忽视了中国民间存在的另一思想体系，即以历代劳动人民创作和活动其间的大量诗歌、小说、戏曲，包括舞蹈所形成的思想体系，这种民间思想体系较之于儒家思想更富于创造精神和生命活力。所以，我们说，中国老百姓的宇宙观、人生观、生死观、道德观、幸福观等主要是得益于民间广泛流传的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在内的这些口授身传的民间文艺作品，而在民间最为广泛流传的中国民间舞蹈则更是成为老百姓喜怒哀乐、是非评判的主要载体之一。换句话说，它以人体活动的角度折射出了整个民族的心理流程，标示了这一流程发展的轨迹。

然而，与其他文学艺术门类不同的是，中国的民间舞蹈由于它自身的艺术特点和活动形式具有民俗的特性——杂糅于婚丧喜庆的民间百事中，形式灵活，随意性强，歌舞说唱并重而不拘一格，衣着装扮的简陋和活动场所的流动性大，等等，不仅如此，由于历史的原因，

宗教迷信的色彩又常常杂糅其间，凡此种种，都使得数千年来的文人学士对这种“雕虫小技”不屑一顾，因而既上不了所谓的正史，就连野史杂记也少有记载。这种状态的存在当然是历史累积的结果。

新中国建立后，这种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改革开放带来的文化事业的繁荣，使我们有了为中国的宝贵文化遗产——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立志”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不仅如此，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作为一种人类活动行为，由于社会文化的原因，在今天，如以往那样在民间中自由繁殖又迅速在民间扩散和传播并深深地融入百姓的一切民俗百事中的情况，基本上是被舞蹈的专业和非专业的创作所替代而中止了。因此，通过立志的方式，详尽地整理和归纳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全部的生存、发展和活动情况，对于了解一种文化形态与社会的关系，并在科学的总结上开辟今天的舞蹈发展途径和与老百姓水乳交融的通道，都会产生非常积极的意义。

本书分为综述、志略、文物史迹、人物传记、图表几大部分，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分卷出版，以实际调查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系统记述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民族民间舞蹈的历史、现状、内容形式、风格流派、衍变特色以及有关的节令风俗、信仰礼仪。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舞蹈收录不考虑相互之间的交叉和重叠问题，以期资料的翔实和地方特色的保存。

本书集中了全国的人力、物力编写而成，参加编写工作的有方方面面的专家学者和舞蹈工作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领导下，得到了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文化厅、局的大力支持，作为承办单位，上海市文化局付出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学林出版社在本书的出版上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我们一并谨致衷心的谢意。

《中华舞蹈志》编辑委员会

目 录

综述	(1)	上明龙灯	(78)
志略	(33)	龙灯魔女舞	(80)
跑灯	(35)	绞活龙	(81)
顶灯	(36)	狮子舞	(83)
转灯	(38)	跑竹马	(84)
七巧灯	(38)	裤马	(85)
云彩灯	(40)	牛斗虎	(86)
九连灯	(41)	牛逗虎	(87)
花篮灯	(42)	人熊舞	(88)
五女观灯	(43)	郑恩打熊	(89)
瓦瓮灯	(45)	麒麟舞	(90)
威风锣鼓	(45)	刘海戏金蟾	(91)
花鼓	(49)	八仙庆寿	(92)
万荣花鼓	(51)	白鹤钻云	(92)
翼城花鼓	(52)	渔翁戏海蚌	(93)
沁水花鼓	(54)	蝴蝶舞	(94)
穿箱锣鼓	(55)	老绵鱼	(95)
迓鼓	(55)	鳖蚌舞	(96)
文迓鼓	(56)	爬蛤蟆	(96)
武迓鼓	(57)	爱社	(98)
音锣鼓	(58)	跑鬼	(99)
扇鼓	(60)	调鬼	(100)
喜乐	(63)	金刚舞	(102)
转身鼓	(64)	五鬼闹判	(103)
花敲鼓	(66)	五鬼盘叉	(105)
会鼓	(67)	毛女舞	(106)
腰鼓	(68)	神鞭	(107)
瞪眼家伙	(69)	神婆舞	(108)
背花锣	(70)	霸王鞭	(109)
岳村呱子	(71)	高跷	(110)
车鼓	(76)	扑蝴蝶	(111)
龙舞	(76)	武高跷	(113)

走兽高跷	(114)	小秧歌	(170)
铁棍	(115)	伞秧歌	(172)
背棍	(118)	水船秧歌	(172)
十不闲	(121)	汾孝地秧歌	(175)
节节高	(122)	鼓子秧歌	(178)
二鬼摔跤	(123)	跑秧歌	(179)
张公背张婆	(124)	踩街秧歌	(180)
渔鼓简板	(125)	文物史迹	(183)
火流星	(126)	陶寺文化遗址	(185)
看兵书	(126)	击壤处	(185)
拉话	(128)	铜铎形器	(185)
背冰	(130)	铃首铜剑	(185)
小花戏	(131)	陶片舞女	(185)
浑身板	(135)	陶壶舞人	(185)
二人台	(136)	豢龙图画像石	(185)
小放牛	(137)	驾鱼图画像石	(186)
大头和尚戏柳翠	(139)	陶舞俑	(186)
跑报子	(140)	百戏楼	(186)
拉碌碡	(143)	石棺高跷舞人	(186)
独龙杆	(144)	云冈石窟飞天	(186)
龙舟舞	(145)	云冈石窟伎乐天	(187)
杠箱	(145)	石雕力士	(187)
跑旱船	(146)	石雕舞人	(188)
小车舞	(147)	陶舞俑	(188)
云车	(148)	舞蹈女伎	(188)
沈老爷坐轿	(150)	舞巾女俑	(188)
挑椅舞	(151)	乐伎浮雕	(188)
霍县秧歌	(152)	乐舞伎石雕	(188)
白店秧歌	(154)	歌舞壁画	(189)
八大角秧歌	(155)	乐舞俑砖雕	(189)
踢鼓秧歌	(157)	秧歌砖雕	(189)
土摊子秧歌	(159)	狮子舞砖雕	(189)
地灯秧歌	(160)	社火砖雕	(189)
凤秧歌	(162)	女真人乐舞砖雕	(190)
伞头秧歌	(167)	骑竹马砖雕	(190)

跑驴砖雕	(190)	清光绪《平定县志》	
舞童壁画	(190)	(196)
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			清光绪《蒲县志》	
曲宫调	(190)	(196)
氐土貉	(191)	清道光十年《大同县志》	
法王庙创建舞庭记			(197)
	(191)	清乾隆《赵城县志》	
创建礼乐楼记	(192)	(197)
重修乐楼记	(192)	清光绪《崞县志》	
西阁曹公村重修尧舜			(198)
禹汤之庙记	(192)	清嘉庆《介休县志》	
昭兹来许	(193)	(198)
重修舞楼记	(193)	清光绪《平定州志》	
禁演秧歌碑	(193)	(198)
重修舞楼赋	(193)	清乾隆《平阳府志》	
重修天齐庙宇新建乐楼			(198)
台碑记	(194)	清康熙《平阳竹枝词》	
史料钩沉	(195)	孔尚任 (198)
明正德元年《辽州志·风俗》	(195)	民国《重修芮城县志·五·礼俗》 (200)
清康熙《永和县志》			清雍正《猗氏县志·二·风俗》 (201)
	(195)	民国石印《万泉县志·六·艺文下》 (201)
清光绪《陵川县志》			民国《荣河县志·八·礼俗》 (201)
	(195)	民国七年石印本《闻喜县志·九·礼俗》 (202)
清乾隆《临汾县志》			《浮山县志》 (203)
	(195)	清乾隆《浮山县志·卷三十七·艺文》 (203)
清光绪《孟县志》			清道光五年《直隶霍州志·卷三·风俗》 (203)
	(195)		
清康熙《祁县志》				
	(195)		
清光绪《交城县志》				
	(196)		
清光绪《寿阳县志》				
	(196)		
清光绪《平定州志》				
	(196)		

清道光五年《直隶霍州志·卷二十五·艺文》	(203)	王人犯	(218)
清光绪《隰州志·十四·风俗》	(203)	杨炳戌	(218)
清乾隆《乡宁县志·卷十二·礼俗》	(204)	朱炳炎	(218)
清乾隆《临汾县志·卷十之一·艺人》	(204)	梁善伟	(218)
清乾隆《临汾县志·卷之三·艺文》	(205)	王全籽	(219)
清乾隆八年《安泽县志》学校祀典舞谱	(205)	盖凤祥	(219)
民国《校补·洪洞县志》舞佾之图	(208)	王天福	(219)
民国《临县县志》	(208)	田金川	(220)
民国《曲沃县志》祀典礼仪	(209)	赵学敬	(220)
民国重新修订的《安泽县志》祝典乐谱	(210)	张星顺	(220)
人物传记	(211)	宋来柱	(220)
杨生汉	(213)	宋巨仓	(221)
张增发	(213)	宋满仁	(221)
王长江	(214)	康业才	(221)
李明珍	(214)	孟广河	(221)
周范	(215)	李来贵	(222)
李树枝	(215)	朱富锁	(222)
李二俊	(216)	赵福义	(222)
杜云峰	(216)	李英凯	(222)
李江	(217)	张清林	(223)
王永彪	(217)	李天福	(223)
冯丕基	(217)	邵才孩	(223)
畅哑棒	(218)	图表	(225)
		山西省舞蹈节目统计表	(227)
		山西省民间舞蹈流传情况	(245)
		山西省传统舞蹈队形图	(259)
		附录	(281)
		寺家塌的秧歌队及其创作	(283)
		记团拜会上的大秧歌	(285)
		后记	(289)

综述

综 述

山西省简称“晋”，古称“三晋”。因地处太行山之西而得名。位于我国华北西部，居黄河中游。东与河北毗邻，南与河南接壤，北与内蒙古自治区，西与陕西隔河相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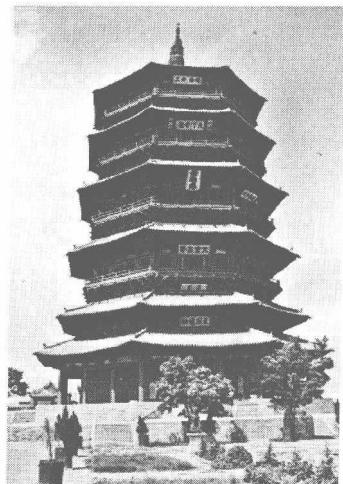
山西多山，有巍峨的太行山、吕梁山、中条山、恒山挺拔耸立，还有佛教圣地五台山，钟磬鼓瑟伴着朗朗经歌。在这块厚重的黄土地上，桑干河、滹沱河、涑水河、漳河、沁河纵横蜿蜒，潺潺流过，尤以纵贯南北的汾河闻名，装点着山西的秀丽山河。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和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地区之一，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考古证明，距今一百八十万年的西侯度（芮城）人，是山西境内最早的人类，他们已学会打制石器和用火，迈出了人猿相揖别的第一步。襄汾县的丁村遗址，发现了中国境内最早的早期智人化石，是介于北京猿人与现代人之间的中间进化环节，具有现代黄种人的形体特征。丁村文化的遗迹绵延不绝并向四周辐射，开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国文明的先河。迄今为止，在山西境内共发现文物古迹三万一千四百余处，其中，旧石器文化遗址二百五十五处，新石器文化遗址一千零六十一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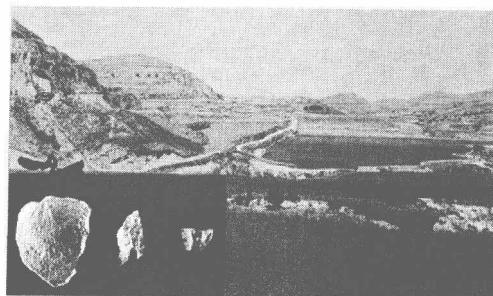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代又一代的山西先民，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活、繁衍生息，在创造生命生存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不朽的文明和古老文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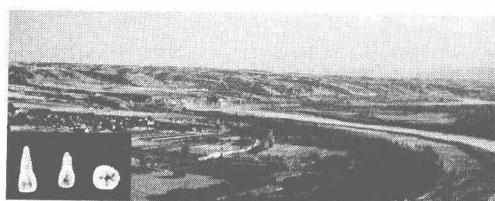
山西民间舞蹈有着悠久的历史，渊远而流长。在襄汾的陶寺文化遗址中，发掘出一件绘有蟠龙图案的



国内外现存最古老（1056年建）
最高大（67.13米）的木结构
塔式建筑——应县木塔



西侯度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及出土之砍砸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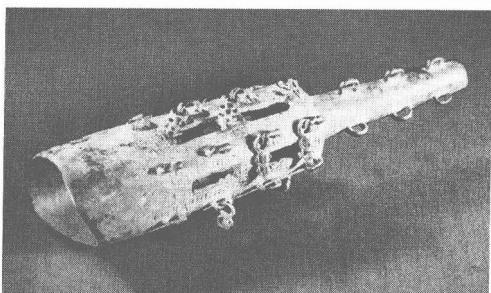


丁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及出土人牙化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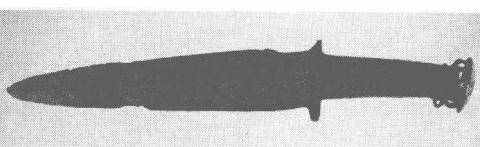
彩色陶盘,它是以蛇身为主体,由多种动物形体综合、变异的龙,是原始氏族崇拜的图腾,也是民族象征的族徽,为山西民间的龙舞提供了形象的依据和想象的空间。同时,在陶寺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祭器——鼍鼓,鼓腔由树干挖空制成,鼓面蒙鳄鱼皮,它不仅是原始先民通神的祭器,而且也成为后来山西民间鼓舞的主要道具。此外,在陶寺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鼍鼓八件,石磬四件,土鼓六件,陶铃六件,铜铃一件,陶埙一件,共六种乐器二十六件,这些礼乐器揭示了龙山文化时期山西礼乐文化的发展水平,表明新石器时代,山西晋南一带已经出现了先民们用多种乐器伴奏,较初创阶段有所发展的舞蹈活动。

历史文献有关于“尧治平阳(今临汾),舜治蒲坂(今永济),禹治安邑(今夏县)”的记载,三地都属于山西南部的古河东地区。据《吕氏春秋·古乐》记载:“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作歌,乃以麋臚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像上帝玉磬之音,以至舞百兽。”舜躬耕于历山(今垣曲、翼城、沁水交界处),以劝民发展生产,并制乐作舞以敦化民风。可见,这些古籍中所记载的原始舞蹈,在山西也曾盛行。尧舜禅让,向被视为美谈,而以民间舞蹈《威风锣鼓》相伴的接姑姑迎娘娘的民俗活动,经历了四千余年漫长的历程,在山西洪洞县一直延续流传至今。

奴隶社会时期,山西的民间舞蹈与奴隶主“以巨为美,以众为观”的表演性舞蹈形成了鲜明对比,是奴隶们自我娱乐,自我宣泄的一种形式,然而,作为奴隶制政治经济的反映,亦会与祭祀祖先,神灵崇拜结合。石楼县曹家垣出土的商代铜铎形器,周匝有响环,考古专家认为是“铎舞”之舞具;保德县林遮峪出土的商代铃首铜剑,柄首空心,内置弹丸,舞动起来叮当作响。这些文物,既为祭祀所用,也用于激励士气,宴享功臣的歌舞器具。



商代铜铎形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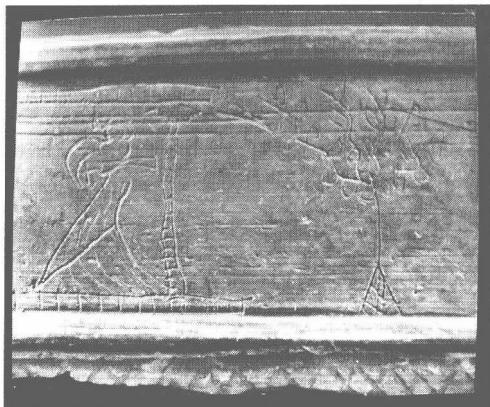


商朝铃首铜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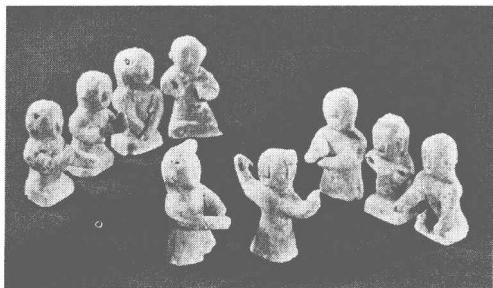
西周时期，周成王封弟叔虞于唐，后改国号为“晋”。春秋末年，韩、赵、魏三家分晋，谓“三晋”。三晋文化，是山西古代文化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是春秋时期形成的中国古地域文化之一，它既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共同性，又有区域文化的个别性，是一种具有变法图强的革新精神与民族文化兼容并取的文化形态。三晋文化，孕育了独具特色的山西民间舞蹈。

西周政权建立后，与当时的统治秩序相结合，制定了一套礼乐制度，由此来体现奴隶社会的等级名分制度，以达到治国的目的，其代表的乐舞是《六代舞》，此外还推出了用于教育贵族子弟的《六小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雅乐舞一直作为统治阶级教育方式和审美娱乐的主要手段。然而，随着西周王权的丧失，礼乐制度也开始动摇崩溃，被称作“世俗之乐”的民间歌舞在山西逐渐兴盛起来。

春秋战国时期的民间歌舞，《诗经》做了生动的反映。早在西周初，王室就有“采风”制度，不少民间诗歌、舞词被收集、整理。《诗经》不仅是“谱之管弦，成为乐章”的歌曲，而且有一部分是舞曲歌词。其中《唐风》、《魏风》便是产生在山西地区的古老民歌或歌舞。“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诗经·魏风·伐檀》和着“坎坎”的砍树声音，共同劳动的人们，以相应的拍子，协调自己的节律，自然、通俗、生动地歌唱自己的生活，抒发自己的情感。“扬之水，白石凿凿。素衣朱襢，从子于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诗经·唐风·扬之水》伴着潺潺水声，一年又一年，女子在月光下思念她的亲人，遥远而迷蒙。在她反复吟唱、舞蹈中，那种久远的等待，和那种人生惆怅的情感在一步步递增。“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间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诗经·魏风·十亩之间》劳动过后，人们感到非



东周陶片击鼓舞人



战国陶舞俑

常轻松愉快。呼群结伴，踏歌归去。在韵律流畅，节奏统一，章法整齐的复沓中，令人感到一种优美的情调。

《硕鼠》、《园有桃》、《椒聊》、《无衣》、《采苓》……在汾河边，人们歌唱自己的生活，抒发自己的情感。这是沉默的大多数的呻吟歌哭，是鲜血与生命的呐喊嘶鸣。它们以清越疏朗的旋律与纤柔飘逸的舞姿融为一体，展现了春秋时期崛起的民间新乐那质朴率直，屈曲曼妙的审美追求。吴公子季扎听魏地的歌谣，称赞说：“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听了唐地歌谣，又称赞说：“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左传·鲁襄公二十九年》）

那时，舞蹈动作孕育了诗歌，诗歌丰富的思想情感藉音乐表现出来，它们以共同的节奏为纽带。相对地来讲，诗有理性的内涵，有确切的旨意；舞和乐更侧重感性，有广泛的情感外延。诗、乐、舞三者的早期结合，是情与理的有机融合。正如《乐记》里所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乐气从之。”那时，诗、乐、舞互相依存，互相补充，一起来表现心中情感。诗，无论颂扬祖先业绩，歌咏农事，针砭时弊，抑或吟唱爱情，表现战乱，无一不反映着当时的现实，抒发着当时人们的情怀，而舞和乐则以强烈的节奏，优美的旋律，在一唱三叹中，将情感进一步加深。诗、乐、舞的有机结合，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山西舞蹈诗化的过程，也正是它不断情思化、历史化、艺术化的过程。在这里舞蹈已不再是即兴性的击节或复踏，而是著有诗境与情韵的意象。它凝聚着古老的历史文化，它是古代人尽情歌唱的民歌民谣。它象征着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从再现转变为表现。相对于宫廷歌舞来说，这种表现更为真实、自信，也更为本质。由此可见，作为“民歌的海洋”、“民间舞蹈的故乡”的山西民间歌舞，是具有久远的历史渊源的。

汉代，出现了一个以纷纭庞杂的百戏、杂舞为标识的俗乐舞高潮，山西的民间舞蹈和武术、杂技等人体动作形式融合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世俗的娱乐活动。

汉代，山西为京畿屏障，不仅有重兵驻守，而且经济发展较快，形成了杨（洪洞）、平（阳）、泽、潞等商业城市。西汉设铁官四十处，仅河东就有四处，是全国铁官最多的一个郡。汉王朝还在山西封置代王、韩王、太原王等功臣、子弟就藩，这些王公贵胄以“角抵诸戏炫耀之”。官民习染。一时间从宫廷到一般家庭，“角抵”成为当时社会人们共同喜爱的表演艺术，以至“家人有客，尚有倡优奇变之乐。”（《盐铁论·崇礼》）人们将早期的黄帝战蚩尤发展成为蚩尤戏和角抵戏。《述异记》载：“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黄帝）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古九州之一，今河北、山西一带）有乐（舞）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至今，山西寿阳县与太原交界处平头镇乡间仍流传着头戴面具，表现黄帝战蚩尤故事的民间舞蹈《爱社》。

汉代设立乐府，豪门富室也蓄养乐舞艺人，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逢宴起舞，以舞相属成为朝野文人的雅好，俗乐舞蹈达到了高峰。这一时期的舞蹈，可分为四类，有以手、袖为美的《长袖舞》、《对舞》、《巾舞》、《七盘舞》；有手执舞具的《剑舞》、《棍舞》、《刀舞》、《干舞》、《戚舞》等；有手持乐器的《铎舞》、《鞞舞》、《建鼓舞》、《鼗舞》、《磬舞》等；还有载歌载舞的《相和大曲》等，这些舞蹈，在山西都有流传。

汉代盛行厚葬和装饰祠堂之风，在那些墓室、祠堂等建筑物上刻绘了壁画、壁雕，此外还有大量的葬品，艺术地再现了当时生活的真实，并提供了汉代舞蹈的形象资料。晋北浑源出土的西汉彩绘陶壶上，有矫健



北魏石雕百戏



寿阳民间舞蹈《爱社》



汉代彩绘陶壶舞人



汉画像石



北魏石雕高跷



北齐陶舞俑

捷疾的舞人。晋中榆社出土的石棺上刻绘有与多种杂耍技艺同时表演的高跷舞人。芮城出土有十余枚汉代陶舞俑，神态各异、风韵独具。还有晋西出土的汉画像石“豢龙图”、“驾车图”、“斗兽图”。晋南运城汉墓中出土的有男女歌舞伎起步踏歌，扬臂舒袖的“百戏楼”。这些出土于山西北部、南部、中部、西部的舞蹈文物，表明了汉代山西民间舞蹈的流布范围和活动情况，可觅到汉代山西民间舞蹈的部分足迹。这些古老的遗存，以其质朴、简洁、深沉、浑厚的艺术特色显示出汉代山西民间舞蹈的主要风格。

两晋、南北朝时期，鲜卑、匈奴、羯、氐人都曾在山西称王建国，从而使山西再度成为多民族活动的大舞台及多民族乐舞文化的大熔炉。

北魏王朝是鲜卑族的一支拓跋部建立的，当他们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迁都平城，便将游牧于北方的草原歌舞带入山西，并把他们逐水草而生的梦想与风骨、蹄韵与嘶鸣，与农耕文化的悠悠击壤声和坎坎伐檀之音相融合，使山西舞蹈呈现出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局面。如，在拓跋氏的故都盛乐出土的女乐舞俑，舞人和乐工都头戴风帽，穿窄袖长袍，中间一舞伎张开双臂做飞翔状，而山西寿阳出土的北齐陶舞俑，从服饰、表情及舞姿上，可明显看出是“胡人”之舞，若将二者作一比较，便可看出异域乐舞和当地乐舞传承、流变之遗迹，因而，《中华二千年史》曾说：“魏氏兴自北方，虽得中原乐器，然以俗尚，仍杂胡乐。”现在，在山西怀仁、朔县、大同一带流行的《踢鼓秧歌》中，仍保存着秧歌队领头“络毛”扮蒙人，穿蒙服，秧歌“对耍”中采用蒙族仪式的古老文化遗存。

起源于北齐的面具舞《兰陵王入阵曲》，表现的是累任并州刺史的高长恭，该舞在山西也曾流传。高长恭是北齐高祖高欢的孙子。世宗高澄的第四子，封兰陵王。北齐虽建都于邺（豫北临漳县境内），但山西太